

二度梅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二度梅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度梅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8-8

I. ①二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—IV.
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51 号

二度梅

ERDUMEI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21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78-8
定 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► 一九八〇年夏，在光明胡同 45 号宅院里大枣树下。

刘绍棠

中国乡土文学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时，已出版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《中秋节》《瓜棚记》《私访记》等七本书。

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，重获创作权利。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，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。即十二部长篇小说：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《这个年月》《敬柳亭说书》《十步香草》《京门脸子》《野婚》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《孤村》《村妇》。二十多部中篇小说：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荷水荷风》《蒲剑》《鱼菱风景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绿杨堤》《烟村四五家》《柳伞》《年年柳色》《青藤巷插曲》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《碧桃》《二度梅》等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《蛾眉》。十一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《论文讲书》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《蝥蛄絮语》《如是我人》《红帽子随笔》《我是刘绍棠》《四类手记》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，创作上坚持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。他的全部作品，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。

目 录

荷水荷风	001
蒲 剑	051
草 窝	101
含羞草	139
碧 桃	167
二度梅	203
蛾 眉	273

苕水荷風

1

辛亥年，二月二，京东的北运河畔，小小的鱼菱村西口，龙家泥棚茅舍的小土炕上，呱呱坠地一个黑小子儿，起名叫抬头。

三岁父母双亡，龙抬头拴在爷爷的腰上长大。

早年，龙家在河边原有十亩柳棵子地，河身年年打滚儿，柳棵子地年年坍一块，坍到龙抬头的爷爷手里，只剩下一片三面环水的二亩八分沙洲，这片沙洲也就有了个地名，叫连环套。连环套四外，包围着层层红柳、绿苇、碧草、青麻；爷爷沿连环套打一道曲里拐弯儿的翠堤，开出一块瓜田，又在河上打鱼，一年中八个月住在连环套的窝棚里。

这座窝棚，借四棵河柳当立柱，搭在河柳半腰，上不着天，下不挨地，远看就像一座小龙王庙。一天三顿饭，炊烟袅袅，夏天夜晚，点起艾蒿绳熏蚊子，连环套上弥漫着青烟，也真像小龙王庙前的香火。

七九河开，爷爷怀抱龙抬头来到连环套的窝棚；大雪封河，爷爷身背龙抬头回到鱼菱村西口的泥棚茅舍。

刮小刀子风，飞鞭杆子雨，爷爷也敢光膀子，身上像皴皮的老枣

树；爷爷的头上，盘曲着一条枯藤似的小辫儿，小辫子上常常挂着下河粘上的水藻，躺在堤坡大睡钩住的苍耳子。爷爷聋得天下少见，耳朵上挂一串二踢脚爆竹，炒豆子似的连天响，也不眨一眨眼。他常年住在河滩野外，十分冷清寂寞，便自个儿叨叨唠唠：“这几年怎么听不见打雷呢？天时不正呀！”龙抬头咯咯笑疼了肚皮。

龙抬头翅膀没有长硬就想飞，瞅空子便四下野跑。爷爷拿一条长长的麻绳，一边拴在龙抬头的腰上，一边拴在自己的腰上；又给龙抬头编一只伞顶的柳圈儿，迎门当头还插上一朵血红的死不了小花，种瓜打鱼都牵扯着他。

爷爷蹲在瓜垄里掐枝剪蔓，龙抬头在后边紧紧伴随。有时憋闷得打盹儿，爷爷也没有发觉，向前捋步，把龙抬头扯了个一溜滚儿，麻绳快要勒断了腰，疼得他哇哇大哭，爷爷也听不见，他只得连滚带爬跟上去。下河捕鱼，葫芦瓢小船在河上拧旋子，龙抬头从船帮上探出身子伸出手，捞浮萍，扯绿藻，戏弄虾米和小鱼儿。爷爷抡圆了撒网，用力过猛，葫芦瓢小船打了个仄歪，龙抬头倒栽葱落了水，喊破了嗓子，爷爷还是听不见，他只得抓紧麻绳，在水中扑腾扑腾狗刨起来。

龙抬头长高了半头，就多一个心眼儿。他不愿再拴在爷爷的身上，却不动声色，更不声张，趁爷爷在瓜垄里一心拿虫子，他两手撑开绳套，拔腿抽身一缩脖儿，从绳套里钻出来；然后，把绳套套在树桩上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溜之大吉。爷爷一点没有感觉，仍然扯着绳子在瓜垄里捋步。突然，腰间一紧，麻绳扯直，回头看去，才发现龙抬头早已逃之夭夭。爷爷慌忙把绳子从身上解下来，呼天喊地，寻觅龙抬头。

“抬头，抬头呀！”爷爷是个瘦骨伶仃的小个子，却是瓮声瓮气的

老虎音，水上回声，震耳欲聋。

龙抬头猫着腰，蹑手蹑脚，像一片浮光掠影，在红柳、绿苇、碧草、青麻丛中穿行；一会儿学苇喳子叫，一会儿学红脖水鸡儿，一会儿打个三起三落的长长口哨，反正爷爷听不见。只要不被爷爷扫见影子，爷爷就抓不着他。

捉迷藏玩够了，肚皮里打鼓，他又偷偷溜回瓜田。爷爷踏破铁靴无觅处，只得返回瓜田去，却只见龙抬头又系上绳套，两片绿叶托着个花脸大面瓜，正在大吃大嚼。

绳子拴不住龙抬头，爷爷还有另一手。

爷爷当年耳不聋，好听说书，是个书迷；中年一场大病聋了耳朵，不能再听书了，却好给别人说书。但是，他没有投过师，不是科班出身，不会起承转合，也不懂卖关子，拴扣子；只知道上场就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也就清汤白水，平淡无奇，不能引人入胜，没人爱听。冬三月乡下人闲来无事，左邻右舍蹲篱笆根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三个蛤蟆五只眼，天上一拳地下一脚，不过是逗个哈哈一笑，解一解心宽，败一败心火。爷爷一见聊闲天的人不少，便打算摆个书场，说上两段，也不打钱，只想给别人，也给自己解个闷儿，大家乐一乐。可是，他刚一张嘴：“话说……”那些人便捂住耳朵，一哄而散。

满肚子学问卖不出去，只得自家人里找知音了。

于是，日夜两场，爷爷大卖力气，说给龙抬头一人听。

歇晌，龙抬头盘腿坐在柳荫下吃着瓜，爷爷站立在他的面前，嗽了嗽嗓子，便指手画脚说起来。说得高兴，爷爷忽然抓起看瓜防身的红缨柳叶枪，拉起刀枪架，抖丹田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来将通名，赵子龙枪下

不死无名之鬼！”口干舌燥，嗓子眼儿冒烟，爷爷跑到河边，咕咚咕咚喝下一笕，抹抹嘴，转回身，再来一段。夜晚，搭上梯子，爷儿俩爬进窝棚，躺在清凉清凉的苇帘子上。龙抬头一天跑跑跳跳，早已困乏，倒头便睡，十八只大长脚花蚊子叮在他身上，也不动一动。黑灯瞎火，爷爷也看不见他的动静，只顾自己兴致勃勃，便又开了场。一段又一段，上回书接下回书，“话说……”不止，却不肯且听下回分解。半夜三更，老虎音响出几里远，自己说给自己听，自己也听不见。直到掏空了满肚子学问，爷爷才算尽兴，刚闭一闭眼，天光大亮了。

一年又一年，爷爷那几段书，就像推车轱辘，说了一遍又一遍。龙抬头不但听得耳朵起了茧子，而且背得滚瓜烂熟，再也没有兴趣了。

他又长高了一头，心眼子更多，腿也长了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扔下碗筷，撒腿就奔莲房村跑。

莲房村有个真正的说书艺人，艺名一台戏。

2

北运河沿岸的村落，一到入伏便挂了锄，直到处暑，开镰割谷，才又大忙。

三伏天气，天和地扣了屉，热得像蒸笼。灼人的南风，吹得高粱叶子打了蔫儿，青纱帐上弥漫着白雾似的热气，野花只能在夜间开放，布谷鸟只能在夜间啼叫。只有山鸽子躲进层层密叶中，咕咕，咕咕！叫得十分沉闷，催人瞌睡。坐在河边绿树浓荫下，一动不敢动，还是通身大汗，满头挂露水珠子。夜晚，泥棚茅舍像焖饭的热锅，不到三更天，进

屋躺在炕席上，一会儿就泡在汗水洼子里。吃过晚饭，女人们在柳篱小院里乘凉，柳篱上爬满豆角秧和牵牛花藤萝，插上街门，连大姑娘都敢脱光膀子，只穿一条花兜肚。男人们撂下饭碗，抓一把破芭蕉叶扇，一窝蜂直奔村外小河边的白沙冈，扒光了身子，先跳下河浮几圈，再回到白沙冈上，仰面朝天，四脚八叉，横躺竖卧，直吹得透心凉，满天下露水，才回家睡觉。

在这个歇伏时节，便有游散的说书艺人，走村串场。莲房村的一台戏，每晚绿柳青枝高挑着一盏白纸红字灯笼，手拿一把泥金折扇，到白沙冈上说书。

一台戏并不是一年四季吃开口饭，他春天卖风筝、风车、小枣年糕，从立夏到完秋打短工，冬天卖糖葫芦和豆腐脑儿，只有挂锄之后，秋收之前，说一个月书。

他只说《彭公案》。

《彭公案》这部书，写的是清朝初年，三河县令彭朋，手下有一伙凶恶的鹰犬，到处捉拿京东绿林好汉的故事。其中几位实有其人，而且就是北运河东岸武林中的知名人士。

一台戏是名师之徒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教会徒弟，饿死师父；师徒之间立下文书，师父一日不撒手归西，驾返瑶池，一台戏一日不能挂牌卖艺。但是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师父允许他每一年溜一个月的嘴皮子，却又不得跨出运河滩一步。一台戏那一条大河流水的嗓子，旱甜瓜味儿的京东腔调，描摹书中几位主角的音容笑貌，欢蹦乱跳，妙趣横生，富有浓郁的京东地方风味，别具一格。一台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角色齐全的野台子戏，竟被他叫空了场。而且，不枝不蔓，不瘟不火，全

书从头到尾，一个月说完，留下余味无穷，年年想听。

鱼菱村和莲房村只隔一条小河汉子，连一座独木桥也没有。龙抬头会浮水，像一条鲫鱼子，一头扎下去，水下过了河，爬上岸，飞跑到白沙冈上听一台戏说书。一直听到夜深人散，才又浮过小河汉子，回连环套；有时走到半路，困得睁不开眼皮，抬不动腿，就倒在路旁伞柳下睡一觉。

这一年，一台戏不在莲房村的白沙冈上说书，却到六里外的渡口摆下书场，龙抬头又追到六里外的渡口，场场必到。一台戏三更收了场，龙抬头又踩着一台戏的脚印，跟在后边走，直到鱼菱村和莲房村交界才分手。有一回，阴沉沉的月黑天，龙抬头睡着了，收场的时候一台戏不忍心叫醒他，就把他背回家去。

一台戏有个女儿叫云姐儿，跟龙抬头同年同月同日生。

云姐儿打开柴门，一见他爹背着个光溜溜的小男孩儿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爹，您背的是谁家的崽子？”

“给你捡了个小女婿！”一台戏嘻嘻哈哈，拿女儿开心。

“呸！”云姐儿啐道，“我才不要这个拳头大的生瓜蛋子。”

“那就拿他换酒喝！”一台戏把龙抬头背进屋去，放在炕上。

龙抬头就在一台戏家住下来。

白天，他跟云姐儿一人一只柳条篮子，到村外剝野菜，一人一把镰刀，到河边割荆条；野菜剝两篮，荆条割两捆，他们就在小河汉子的高坡上过家家。

“咱们搭房子吧！”云姐儿出主意，“坐北朝南五大间。”

龙抬头折柳枝，刨湿土，云姐儿掐来一捆三棱草；柳枝当四梁八

柱，湿土打墙，三棱草铺顶，五间房眨眼之间搭起来。

龙抬头歪着脑瓜儿，看了又看，不大满意，说：“四面还得夹起篱笆，安个柴门。”

云姐儿却连连摇头，说：“还是砌一座门楼，才显得像个吃得饱、穿得暖的人家。”

“那就在院里再搭个牲口棚！”龙抬头兴冲冲地说，“喂一头大青骡子。”

“骡子吃料牛吃草，还是喂一头老黄牛吧？”云姐儿精打细算会过日子，跟龙抬头商量。

“一头骡子一头牛，小肉头户儿！”龙抬头又想高升一步，“门外东边是羊栏，西边是猪圈。”

“别忘了天井垒鸡窝！”云姐儿喊叫，“还得有一盘碾子一盘磨。”

龙抬头越发锦上添花，说：“院里栽果树，院外种一园子菜，菜园里再打一眼井。”

“这个院子谁来住呢？”云姐儿眼望着龙抬头问道。

“东屋住你跟你爹，西屋住我跟我爷。”龙抬头想了想，“两家吃一锅饭，你做饭我烧火。”

一台戏没有整块的地，只有房前屋后见缝插针，严严实实种满了一畦畦黄瓜、茄子、韭菜、豆角、青椒、羊角葱、紫皮蒜……龙抬头也能给一台戏拿一拿虫子，薅一薅草。晚上，就跟着一台戏到六里外的渡口说书。他手拿绿柳青枝高挑的白纸红字灯笼，一溜小跑在前边照亮引路。

“一台戏，你收了个徒弟呀？”听客问道。

“正是！”一台戏假戏真唱，当胸一抱拳，“徒儿龙抬头，乳臭未干，年幼无知，还望三老四少多多关照。”

龙抬头一连几天不回连环套，鱼菱村的金大戟找到一台戏的门上来。

金大戟的老爹，跟龙抬头的爷爷是换过金兰谱的盟兄弟，他也就是龙抬头的爷爷的干儿子。金大戟有一身好武艺，敢跟红了眼的牯牛撞头，外号金钟罩，为人多情重义，侠肝义胆；宁愿土里刨食，半饥半饱，也不愿每日大鱼大肉，到富人门下为奴。两口子租种了几亩地，还包下鱼菱村四外的片片鱼塘，养鱼，栽藕，剪荷叶，掐莲蓬，到市上卖。

“一台戏，我告你拐带人口！”金大戟堵住门口，大喊大叫，“三跪九叩，把我的侄儿龙抬头交出来；惹恼了我，一头撞坍你这两间鸽子笼儿。”

他跟一台戏虽是两村人，两村只一河之隔，他俩是儿时的伙伴。老朋友见面，不笑不骂不亲热。

一台戏从小菜园里直起腰，手搭凉棚，眯着眼睛，慢声慢气，耍笑道：“金钟罩，吃饭给饭钱，住店给店钱，我又给你侄儿当了几天的左脚老妈子，你还得开工钱。”

“一台戏，你敢倒打一耙，我剥下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下酒！”金大戟吼叫连声，却又扑哧一笑，挤眉弄眼，“我这一双眼睛入木三分，看得出你是想把我的侄子倒插门儿？”

一台戏膝下无儿，正有此心，脸一红笑道：“我真是喜爱龙抬头这

个孩子。”

“佛受一炷香，你就跟我开口吧！”金大戟一插胸脯子，两肋插刀，神气，“我当干爹大半个家，赏你这个脸面。”

“也不能断了龙家的香烟。”一台戏低下头沉思，“一子占两门，双肩挑两姓吧！”

“那就择个黄道吉日喝喜酒！”金大戟眉开眼笑，恨不得马上大功告成。

“云姐儿的娘刚死去一年，她正守孝。”一台戏是个严守古风的人，“三年之后，再立婚书；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吧！”

两人一言为定，并无三媒六证。不过，从此之后，龙抬头天天到莲房村来，到一台戏家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真好像是住丈人家。

可是，立秋那天，龙抬头自个儿扎了一柳串鲫鱼，掏了一挂毛脚螃蟹，给云姐儿送来，却只见一台戏家关门闭户上了锁，只有一条老狗蹲在柴门外看家。原来，一台戏的师父死了，他带着云姐儿连夜奔丧而去。

爷儿俩像断线的风筝，下落不明。

3

入秋鱼肥，莲蓬结籽，荷叶虽老藕长个儿，金大戟在鱼菱村外搭起窝棚，看守他包下的片片鱼塘。

这些天，龙抬头正住在金大戟家那爬满青藤绿蔓的小屋里，每天晚上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，听金大戟谈天说地，讲古论今，不到大芦花公